



史記十三冊 宋刻明印本

第五

卷七十六 傳第十六

十葉 全

卷七十七 傳第十七

存六葉 三四五

卷七十八 傳第十八

存八葉 一七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

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

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者繫散

亦作

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壁是者

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

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瘥之病

徐廣曰瘥音隆瘥病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壁是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

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
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
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
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聞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
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
者美入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
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
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
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

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
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庶
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
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借不
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
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
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
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
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
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

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五者在前叱也且遂聞俱以七十里之地而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生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白起之怨而趙之所羞而三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

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
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
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
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
士勝相士多者十人寡者百數自曰為不失天下
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
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
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

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
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曰說平原君曰君
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以為虜何為不憂
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
君之後宮口臣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
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
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
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
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
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取死之士三千人

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
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
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隍有李城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
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
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
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
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
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
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
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

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

徐廣曰一本見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

此甚不可

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
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
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
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妻為堅白之辯及鄒衍
過趙言至道乃紂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其妻母子之屬
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
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好惡相拒明其所
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欲若
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博巧言以相移引人聲使
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
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齋檐蓋徐廣曰齋草履也蓋長
蓋音登蓋有柄者謂之蓋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

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謙周曰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

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

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

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

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

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

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

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

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也也趙王

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

虞卿以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

卿以而為美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

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

侯必昭重以示天下是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

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

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

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釋徐廣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

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

能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

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

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口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俱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故今郝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
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定使王歲以六城事
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取割地王將與之乎
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而與之則無地而給之
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
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也以益強之秦而割
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工之地有盡而秦之
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
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
子秦地何如母子孰士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

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
公甫文伯母乎公曰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工
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涕哭也其相室曰焉
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
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
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
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
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子
則非計也言子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
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子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

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昏

徐廣曰音慎

勿子樓緩聞之往見

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

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

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

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

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且愈疑天

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

言勿子者非固勿子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

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以力西

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

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王示天

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

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

以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

兩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

往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

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

遂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
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
曰魏過如先計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
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
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
必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
臣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
魏亦過竊臣為從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
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
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述如揣摩學政謀凡八篇以刺
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虛矣氏也甘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
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
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以滅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

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
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
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副
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
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
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
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
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
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
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
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
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

如姬資之三年

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襄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復讎之

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

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貞敬進如姬如姬之欲

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

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

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

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王令有所不

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

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宋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

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

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唯惜謂多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

詞句也上音烏百反下音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

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

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

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

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

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

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

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

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

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

擊秦軍秦悉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

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欒矢為公子

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

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

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

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將將其軍歸

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考成王德公子之矯奪

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
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
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
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
於是公子立自青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婦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
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盜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自率過以負於魏無
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
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

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
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公子欲
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
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
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
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
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
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
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
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

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且以語平原君
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
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
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
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
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
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
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
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
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

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
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
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
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
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
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圖七卷秦王患

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
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
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

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
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
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
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
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
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
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
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
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
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永問其所謂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
陵君之接巖穴隱者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
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今民奉祠不絕也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

楚令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大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暴是也今天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自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决宿胥之魏無虛頓丘桃徐廣曰縣有桃城入邢徐廣曰平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

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

首垣

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衍

以臨仁平丘

徐廣曰屬陳留

黃齊陽嬰

城

徐廣曰蘇代云决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

徐廣曰濮水北

於鍾野入齊

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栗

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徐廣曰單亦作

王若能持功守威絀

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

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

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

也詩曰靡不有初解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
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
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
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渚之浦智氏之信
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
殺智伯瑤於豎盞臺之下徐廣曰豎盞臺在榆次今王如楚之不毀也
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
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云趯趯負鬼鬼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趯、往來者獲得也
言趯趯之兔是謂殺兔數往來隨
匪有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鬼狡
兔也鄭云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

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上告天之信越也臣
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
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
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
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剗腹絕腸折頸
摺頤徐廣曰一作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
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脛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
鬼神孤傷無所血食良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
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止秦社稷之
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
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
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
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
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
五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碭蕭相故
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

其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
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
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
眾兵革之強壹舉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
於齊是王失計也

徐廣曰遲一作眾

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

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
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
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
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古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

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

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今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

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
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
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
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為考
烈王考烈三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
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
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
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
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
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
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

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
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
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
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
舍趙使欲夸楚為璫瑁簪日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
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臨珠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
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
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
西伐秦徐廣曰始
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為

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各將
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
君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
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
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
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
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
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
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
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且子者進之甚眾空

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官
子恐以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巳而謁歸
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
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
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
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
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與
白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
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宜用事以

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
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
君未及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
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
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
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
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
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
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
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

未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
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
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日暮春且卒卒而
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
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
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

也一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
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

有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



